

● 海外专递

世纪与宽恕(续)

[法] 德里达

《论坛报》:在最可怖的情形里,如在非洲一些地区,科索沃,不就出现同宗杀戮的野蛮行径么,它就发生在相识的人之间。宽恕不正包含着不可能性么:这不是既不再和罪行发生以前的情形一样,可同时又理解以前的情形吗?

德里达:在您所说的“以前的情形”里,事实上可能有各种亲缘关系:语言、近邻、亲近的人甚至家人,等等。但若要使恶,甚至更糟的、不可饶恕的“极恶”——能引起宽恕问题的那个恶发生,那么在这一亲情的最深处,必须有绝对的仇恨来中断平和。这种毁灭性的仇恨只能针对列维纳斯(Levinas)^①所说的相似的他者,最亲近的人,如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,就在同一街区内,同一栋房子里,有时在同一家庭。那样,宽恕就该填满深渊了?宽恕就该在和解进程中弥合创伤了?或者它该建立新的和平,没有遗忘没有赦免,进行融合或混合了?当然,没有人敢出面对和解的必要性表示反对。最好立即结束罪行与分裂。然而,我还是认为应当把宽恕与这和解进程区分开来,把宽恕与极其需要并深受期待的健康或正常化的重建区分开来,后者可以通过赦免、哀悼等得以实现。有目的的宽恕不是宽恕,它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或一种精神疗法似的协调。

* 《跨文化对话》(4)曾发表了该文的上半部分,这里发表的是该文的下半部分,全文完。

① Emmanuel Levinas 二十世纪犹太血统的法国哲学家。